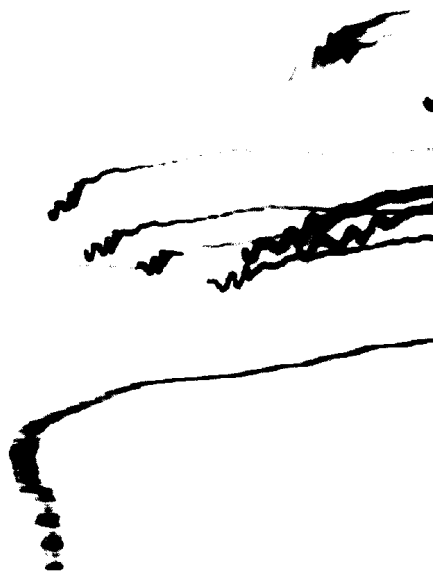


艺术的未来

雅典娜·小小经典

〔英〕汤因比等著
王治河译



艺术的未来

〔英〕汤因比等著
王治河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的未来/(英)汤因比等著;王治河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雅典娜·小小经典)
ISBN 7-5633-3451-3

I . 艺… II . ①汤…②王… III . 艺术理论 - 文集
IV . J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58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25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3.5 字数:70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译序

一接触此书,我便被她的名字吸引住了。“艺术的未来”,好漂亮的名字!古往今来,艺术身上始终罩有神秘的光环。未来的艺术则更多了一层诱惑,令人憧憬。

未来不是现在的简单延伸,但却发端于现在。本文集的作者对未来艺术的展望正是立足于对今天艺术的检讨、批判之上的。这使得这种对未来的展望多了一层现实感,少了一丝空想。文章的七位作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艺术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富有意义的展望。尽管谈锋不同,各有妙论,但我认为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艺术未来的主要走向,或者说艺术未来发展的主流是趋向艺术的大众化。文集的作者们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这是历史的必然。

艺术的大众化是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命题。它的古老是由于它几乎与艺术同步而来。它的年轻是因为这一问题自觉的理论提出是很晚近的事,大约是20世纪中叶的事。

艺术大众化问题是个十分重要却又十分棘手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之所以步履艰难,传统的雅俗艺术对立,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与学院派艺术对立的观念的根深蒂固是一个重要原因。象牙之塔中的艺术家对大众的轻蔑之声至今仍不绝于耳。现代德国美学家德索的话是颇有代表性的,他在《美学与艺术理论》一书中写道:“人们常说,艺术一旦脱离了群众便会变质。但我认为,一旦把艺术献给了人

民,那么艺术就给毁了。”

可以说,一部艺术史是始终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换句话说,艺术大众化问题是与艺术本质、艺术目的问题息息相关的。艺术的目的就是沟通,沟通人的情感,沟通人的思想和认识。那些力主为艺术而艺术,拼命捍卫象牙之塔的纯洁性的人们,似乎是站在历史之外谈问题,在他们的眼中艺术的象牙之塔仿佛是某种永恒的东西。殊不知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艺术是纯属大众化的,那就是原始社会的艺术。

汤因比教授的研究表明,原始社会的艺术家的创作既不是为艺术家自己也不是为他的艺术同仁,而是“为他所身处其中的社会”。原始社会的艺术家与大众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区别,矛盾和对立就更谈不上了。原始艺术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是专家或职业艺术家。假使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丝毫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优越感。相反,那将是他们的不幸,因为那将使他们感到自己被孤立起来。这一点可以从他们从不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花押字或印章以示自己是作者这一事实得到证明。

艺术家的“从孤独而来又向孤独而去”则是后来的事。分工的出现、阶级的产生打破了艺术家与大众之间的原始和谐,代之而起的是一条巨大的鸿沟。艺术成为一种奢侈品,一种对温饱尚成问题的大众来说不敢奢望的东西。艺术的创造是少数人的事,艺术的欣赏也是少数人的事。几个世纪以前只有极少数的权贵人物才能欣赏交响乐和歌剧。

技术革命的浪潮,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使这一切成为历史。电影、电视、唱片、磁带、录音机使广大群众的艺术欣赏和教育成为可能。从而为填平艺术与大众之间的

鸿沟奠定了技术基础。著名计算机雕塑家伯恩海姆的研究与实践表明,计算机在填平这一鸿沟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计算机最深刻的美学意义在于,它迫使我们怀疑古典的艺术观和现实观”。这种观念认为,为了认识现实,人必须站到现实之外。在艺术中则要求画框的存在和雕塑的底座的存在。计算机通过混淆认识者与认识对象,混淆内与外,冲击了这种艺术观和现实观,纯之又纯的艺术象牙之塔的根基开始毁坏了。日常世界与艺术条件的同一性正日益显示出来。

然而如果以为有了技术的发展,艺术的大众化就会自然而然地随之而来,那就大错特错了。计算机智能系统也好,大众传播媒介也好,都只是为大众化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要使可能变为现实还有赖于艺术家与大众的共同努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反贵族化的同时要防止把艺术的大众化作庸俗的理解。换句话说,要展开对庸俗化的批判,任何迎合、迁就以及讨好大众的做法都是对艺术大众化的曲解。这方面辩证法大家马尔库塞的见解是十分深刻的。有人认为马尔库塞是反对艺术大众化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马尔库塞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大众化”。这种大众化表现为艺术的商品化、庸俗化。这种所谓的大众化被他斥为与现存秩序同流合污的操纵意识,大众艺术是一副麻醉剂。相反,马尔库塞坚持认为,艺术应该是一种否定的力量,其根本任务不是去赞美和维护现存社会,而是要打碎给定的语言和思想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压制性统治。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艺术则是用一种幸福意识取代了忧患意识,用麻木和屈从取代了觉醒和反抗。由于性的不满往往成为社会秩序中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大众艺术就通过性的解放和性的商品化来减

少性的不满,从而使人们得到满足和接受现存社会。而一旦人们从性解放中得到补偿时,性的快乐就会产生心理上对现实的顺从,从而停止反抗,与现实同流合污。可见马尔库塞并不反对真正的艺术大众化。相反,他比任何一位艺术家都更急切地呼唤着真正艺术大众化的早日来临。不过,作为一个辩证法大家,马尔库塞清醒地知道这样一个时刻并没有来到。艺术大众化的真正实现只可能是在三大差别消灭之后的事。艺术的大众化,也就是艺术的真正实现,只可能是与今天的社会有着质的不同的社会的产物。在那个社会中,不再是剥削的主体或客体的一种新型的男女,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尽情地发展人和物的被压抑的审美潜能。艺术的大众化是一种创造,一种在物质—精神双重意义上的创造。它是技术与艺术在环境的重建中的结合,是城乡的结合,是工业与自然的结合。到那时工作与娱乐的分工将不复存在,工作就是一种艺术创作。

目前摆在艺术面前的任务不是简单地、草率地与大众和现实结合(这样一种结合只可能导致庸俗化的结局),而是应该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应该是双重的。马尔库塞只强调了对现实、对大众进行批判的一面,实际上批判的矛头同时也应指向艺术本身。艺术家并不是救世主,艺术家连同艺术一道都是一定历史、一定文化的产物。艺术既有否定现实的一面,又有肯定现实的一面,因此,艺术在批判、改造大众的同时也有一个自我批判、自我改造的问题。而这种批判改造的最好途径就是从象牙之塔里走出来,投身到生活中去,投身到大众中去,从中丰富自己。所以艺术的大众化对艺术、艺术家是个解放,对公众也是个解放,其理论基础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传统意义上的两极对立对双方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妨碍。

现代艺术的发展愈来愈冲击着艺术的雅俗之分,甚至冲击着艺术与非艺术之分。传统的两极对立并非不可沟通。汤因比的研究表明,一直被看做学院派艺术的对立物的自然主义实质上并不自然。自然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只是一小部分训练有素的艺术家的产物,不过后来他们改变了公众,使广大公众也用自然主义艺术家的深邃目光看世界。而日后出现的对自然主义的反叛也不是因为自然主义是一种被大众广为接受的艺术风格、而是因为自然主义已不再能令艺术家满意,同样也不再能令他们的公众满意了。在这一点上,反自然主义的艺术家是真正代表了他们的公众,只不过比公众先行了一步。可见,在艺术的发展史上,上述对立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在众多风格、流派冲突的表面隐含着艺术家对生活的态度,隐含着他们与大多数公众共同具有的情怀和热望。这再一次证明艺术在其本质深处是与大众同一的。

艺术的大众化会不会导致艺术家个性的丧失?天才的、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家会不会从此销声匿迹?著名行为心理学家斯金纳为我们戳穿了一个神话,即艺术家们过着一种戏剧般的生活,所以才有了艺术成就。他的研究表明,正是艺术家的成就构成了艺术家的生活。他试图科学地分析艺术家形成的条件和刺激因子,以便培养出成千上万个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也许有人认为他这种致力于艺术大众化的做法是庸俗的。斯金纳回答得好,他说:“也许一种果敢的庸俗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可能使我们培养起一片土壤,更多的创造型的艺术家将从这里产生。”这话不无道理。罕见的象棋大师最有可能产生在许多人下棋的文化中,一个惊世骇俗的伟大艺术家极有可能从艺术的生产和消费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时代和文化中脱颖而出。

所有具有远见卓识的艺术家都承认,造就高水平的大众,扩大他们的队伍是当今艺术家的重要使命。这方面法国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众所周知,法国的艺术、智力标准是相当卓越的,但法国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精英人物从未感到创作“粗俗的”作品有损于他们的尊严。一些最杰出的法国学者用他们最好的作品投入到这一旨在沟通与大众联系的运动中来。因为他们深刻地领悟到,当“知识分子”从有知识的“世俗大众”中异化出去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异常严重的文化疾病的表现。当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他们是鄙视公众的。反过来,公众则通过忽视这些艺术家的存在对之进行了报复。由此造成的真空便由江湖骗子般的冒牌艺术家作了填充。这既无益于公众也无益于艺术家。这大概是象牙之塔中的艺术家们所始料不及的。

艺术的大众化与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以及艺术的多元化并不冲突,相反,多元化的艺术正是对传统的贵族化的、一元化的纯艺术的冲击,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在朝艺术大众化的道路上迈进。艺术大众化的本质是一种态度,一种对大众的态度。所以艺术的大众化也是与当今世界民主化的浪潮合拍的,并且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投身到这一浪潮中,推波助澜,聆听大海的呼吸,预示时代的潮汐。使瞬间成为永恒,使有限成为无限。也许这正是艺术的无限魅力所在。

未来的艺术定将另有一番风采,定将更加迷人。艺术的未来也就是我们人类的未来。

译者

1988年夏于北京城南

原序

广泛发生在当代艺术中的危机,显然在 20 世纪 60 年代结束之前就已经达到了空前严重、剧烈的程度。批评问题,在长期的沉寂和仅仅得到部分地解决之后,再度被迫切地提了出来。同批评家一样,艺术家本身也对艺术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问题提出了怀疑。

鉴于这种形势,所罗门 R. 古根海姆博物馆于 1969 年举办了一系列以“论艺术的未来”为主题的讲座,此书所收集的论文乃是这一讲座的结果。由于问题的性质要求超出常规的批评和艺术史的讨论范围,因而所请参加者相当大一部分不是来自通常与当代艺术相关的领域,而是来自历史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其结果,正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当代艺术现象被放置在一个较我们通常所遇到的更为宽广的背景中。

在这组论文的作者中,包括两位彼此几乎站在截然不同立场上的开业艺术家:其中一位是被很多人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建筑师的路易斯·凯恩;另一位是詹姆斯·西赖特,这是一位运用复杂精深的电子学进行雕塑的青年雕塑家。然而,双方却从当代艺术的两极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进行了直接的考察。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汤因比的观点,像在他的其他著述中一样,这里他仍然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有效描述历史进

程的最一般原理的研究。与之相反,斯金纳教授和米切尔森小姐两人却对艺术作了非历史的理解。斯金纳教授主张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当代艺术中发生的危机。众所周知,他在认知心理学领域是一个公认的权威。与此相似,米切尔森小姐的贡献在于试图跳出美学圈子,用由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所开创的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来阐释艺术问题。

本论文集中有两个最根本的观点是伯恩海姆先生和马尔库塞教授提出的。两个人都或多或少意识到,当代艺术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不仅受害于封闭的、自我产生的美学象牙之塔的营建,而且受害于艺术与我们时代的主导思想和社会现实的离异。伯恩海姆对人工智能、控制论和系统论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将它们与少数承认这些进步的艺术家的作品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马尔库塞则作为一个杰出的辩证法家,从社会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出发,对现代社会中“美艺术”概念的基础的谬误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描述。

本论文集所选择的这些观点,远不足以详尽地代表人们对当代艺术的处境的分析。尽管如此,还是提出了许多关涉到艺术未来的基本问题。对艺术未来的关注是正在兴起的文化热的一部分。艺术的新生或艺术在未来的发展应该被看做是人的意识的拓展或突变。

爱德华·F. 费赖伊
于古根海姆博物馆

仰仗与生俱来的纯洁和真诚，

他们血淋淋地将世界撕得支离破碎，

戳破光怪陆离的虚伪，

盈盈步出的正是神圣的美丽。



雅典娜·小小经典

美的情愫

诗与哲学：三位哲学诗人卢克莱修、但丁及歌德

塞尚、凡·高、高更通信录

萨特论艺术

艺术的未来

帕斯卡尔文选

爱的艺术

西西弗的神话

论确实性

策划编辑 呼延华

责任编辑 蒋晓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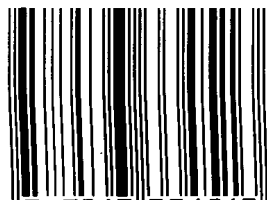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海 凝



雅典娜·小小经典

艺术的未来

ISBN 7-5633-3451-3



9 787563 334513 >

ISBN 7-5633-3451-3/J · 115

定价 6.80 元

目 录

译序 /1

原序 /1

艺术:大众的抑或小圈子的 〔英〕A.J. 汤因比 /1

建筑:静与光 〔美〕L.I. 凯恩 /17

结构主义与艺术 〔美〕A. 米切尔森 /25

造就创造型的艺术家 〔美〕B.F. 斯金纳 /41

现象艺术:形式、观念与技巧 〔美〕J. 西赖特 /56

智能系统的美学 〔美〕J.W. 伯恩海姆 /65

作为现实形式的艺术 〔美〕H. 马尔库塞 /86

译后记 /98

艺术:大众的抑或小圈子的

[英]A.J. 汤因比

[汤因比(A. J. Toynbee)教授系英国皇家学院国际问题研究室前任主任,伦敦大学名誉教授。著有一系列关于国际历史的重要著作,其中包括著名的多卷本巨著《历史研究》。]

艺术家主要应该为大众工作还是为他自己工作?至少还有第三种选择:为他所在社会的某个小集团工作。这个小集团的成员分享艺术家的情感、思想和世界观。当然,小集团的成员仅仅是社会成员中的极少部分。至于这些选择中哪个是最佳选择,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公众社会不喜欢创新者和持异端者,它总是千方百计通过迫害对之加以压制。然而,变化,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通常总是要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这种发生社会生活方式中的变化不是心灵和思想自发性变化的产物,而是由个人或小团体推出的典范人物引起的。对于这种典范人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仿效、追随,也可能不仿效、不追随,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即毫无争议地就加以接受或反对是不可能的,这种争论往往会演变成冲突。

如果我们相信(这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整体来讲,在相对短暂的、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中,人类的精神同物质一样是不断进步的,那么,我们将谨慎从事,小心避免

赞同社会对持异端者的谴责。持异端者努力改变其同胞的强烈愿望在大多数人眼里是他的不可饶恕的罪过,但对于我们,这似乎成了他的功劳的标志。之所以是似乎有功劳的,原因在于未来的传教士尽管最初或许永远被人诅咒、令人讨厌,但他的确是在社会中发生作用。他无意将他的知识、体悟和才能作为私人财产,仅仅由他自己或他的密友所组成的内部小圈子所拥有。他努力使之成为社会共同的财富。历史上高级宗教的创立者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都是全心全意从事传教的传教士。他们坚信,他们所窥之光对于整个人类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价值。因此努力传播它,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的宗教热情最初没少给他们带来各种迫害,但最终这种热情为他们赢得了人们的景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杀害先知的凶手的后裔为先知树碑立传。

令人讨厌的传教士之所以又获得了大众的景仰,其缘由在于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社会性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孤立的个人比许多非人的种族更茫然无助。当鲁滨逊流落到荒岛之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但是鲁滨逊并不是真的孤立,因为他设法打捞和利用了破船上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贮藏物,这些贮藏物是一个精心组织起来的社会合作生产的产物。也就是说,鲁滨逊是与这些被打捞到的物品的制造者处在一种身后的联系之中。而这种联系恰恰使他得以生存下来。直接的或间接的共享是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然而,如果没有联系作手段,共享是不可设想的。社会动物需要尽可能多的联系方式和沟通渠道。如果人真的像他自己所自命的那样,是迄今为止出现在地球上的最高级的社会动物,那这种自命被他的联系方式的优越性所证实。在这方面,他甚至超过了目前